

寂靜之時

費爾樸原著  
莫安仁合譯  
谷雲階

寂  
靜  
之  
時

上海廣學會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二十五年五月再版

叔 靜 之 時

每册定價大洋一角

(郵費另加)

著者 費爾樸

述者 莫安仁

發行兼者 廣學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者 南國和印刷所

▲版權所有▼

THE STILL HOUR

by

AUSTIN PHELPS

Translated by

E. MORGAN and Y. C. KU

Second Edition

Price: 10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6

寂靜之時 費爾模著 莫安仁，谷雲階合譯  
(一九三六年) 八四面 一角

本書譯文忠實流暢，而關於祈禱之精義，更能發揚無遺，使讀者既能了解祈禱真意，又能獲得靈性進益，誠為基督徒不可多得之靈修讀物。

**The Still Hour**, by Austin Phelps, trans. by Dr. Evan Morgan and Mr. Y. C. Ku. (1936) 84 pp. .10

The subject of prayer is discussed in fresh and arresting language, bringing forth its deeper meaning, and showing how it can become the source of real spiritual enjoyment.

Recommended for reading by all Christians.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初版	1000本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再版	500本

## 弁言

歷來教會中討論祈禱之書，汗牛充棟，不可勝計。然大都千篇一律，人云亦云；求其警闢透剔，抉隱發微者，則如鳳毛麟角，不可多得。今冬與莫安仁博士同譯此小冊，覺其立意高遠，見解邃深，道前人未道之言，直將祈禱之一切精深奧意，合盤托出，令人讀之，不覺眉飛色喜，手舞足蹈。該書原文頗秀麗典雅；譯者不文，未能保存其廬山本來面目，然與莫博士詞斟句酌，再三推敲，務求將其原意委曲達出，俾一般研究祈禱者，能徹底了解其意義，因而獲得靈性上無限之福樂，是則譯者之所馨香切禱者也。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識於廣學會樓上

# 寂靜之時目錄

頁數

弁言	一
第一章 沒有上帝臨在的祈禱	一
第二章 沒有意味的祈禱	六
第三章 心口不一致的祈禱	一〇
第四章 不信靠祈禱	一九
第五章 信靠祈禱	二三
第六章 特別的與懇切的祈禱	二七
第七章 祈禱的氣質	三三
第八章 懶於祈禱	三六

第九章	虛空的祈禱·····	四四
第十章	不住的祈禱·····	五〇
第十一章	零散的祈禱·····	五七
第十二章	聖靈幫助人祈禱·····	六五
第十三章	基督在祈禱中的真實·····	七三
第十四章	近代祈禱的習俗·····	八〇—八四

# 寂靜之時

## 第一章 沒有上帝臨在的祈禱

『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可以尋見上帝』（伯<sup>23</sup> 3。）

從古以來，人類渴想上帝，時常發出這樣的歎息。蓋以人的肉體不得飲食則飢渴，人的靈性不得滋養也要如此，人的肚腹飢餓就囂囂腸鳴，人的心靈缺乏，也要發出呼籲的聲音來。主耶穌會說，『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所說的飢渴，乃是亟需一位神靈而欲和他互有交誼，神一日不來到人的心裏，人心就一日不得平安。

二三百年之前，監督荷爾 Bishop Hall 也有這種歎息，他的歎聲乃是歷代慕道者的反響，如同約伯所說的。並且我們常見一般慕道的人因得不着上帝就哭泣哀號，有上帝的偕在，乃是人的快樂，沒有上帝的偕在，好像缺乏良友一般。



人讀古聖先賢的書，曉得他們的宗教經驗，就不能不承認以上所說的話是真的。他們也時常歎息，因為不得與上帝互相交通。由此看來，內在的宗教生活都看為是最重要的，非有神與他們同在，他們生活就不算完全。他們更時常悲歎，因為所受的感動不足，他們與神的交通毫不靈動，又感覺內室中的祈禱工夫雖多，却未達到實在的地步，乃是十分膚淺的，不但得不着其中興奮的經驗，並且也沒有平安，沒有快樂，也沒有寧靜，覺得和上帝之交誼很是生疏冷淡並不親熱。雖然心中對於上帝，對於基督，對於永生等有許多偉大的思想，然而結果却與這些思想不相稱。

那末，有些人得不着他們所期望的祈禱的大樂，然而却有些人們適與此相反，他們祈禱，如同進了另一世界裏去，度一種愉快的生活，使他們心中十分快樂，覺得他們的生命是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之內（西 3:3）即如佩孫 Payson 記述他自己與上帝的交誼，說他因為從上帝得了一種不可名狀的喜樂，以致令他幾乎失去了一切屬世界的感覺，上帝的榮耀好像一個光明的海圍繞着他，恩典的寶座顯在他眼前。又有詩人顧伯 Cowper 記述自己在祈禱中，得了一

種非常的經驗，就是在祈禱時覺得上帝的臨在，他說快樂這樣的大，令他樂得幾乎要死，如果沒有特別的力量降在他身上，他便受不住所顯露給他的榮耀。又有騰能特 Tennent 也常用內室祈禱的工夫，曾有一次他的心裏看見了上帝的榮耀，那種景象過於強烈，並且祈禱繼續下去，其榮耀的光輝也愈強大，最後，那種快樂令他疼痛難忍，以致他請求上帝不要繼續向他顯示榮耀。他曾說：『你的僕人見了你的面，還能活嗎？』（出 34<sup>20</sup>）又有愛德華 Edwards 常到哈得孫河 Hudson's River 邊去度過了許多甜蜜的時間，與上帝秘密交談，他也有時候覺得基督同在，令他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平安，他很願意將心中的感情表示出來，但是言語不能勝任，他祇能說：『有一種安靜地覺得魂遊象外，對於世界毫不注意。也有時候，看見一種異象，好似獨自一人在荒山僻野之中，與人類隔絕很遠，甜蜜地與基督交譚，心往神移，並且被吸收在上帝之內了。』

由此看來，有些人已經從祈禱的經驗裏獲得靈感的幸福，這就令我們想起耶穌山上 像的事來，經上記着說：『正禱告的時候，他的面貌就改變了，衣服潔白放光。』（路 9<sup>29</sup>）這乃是表明人從祈禱裏得着一種能力，甚至能够影響他的肉體。如果將我個人的經驗和這種經驗

比較起來，那真是令人可歎息的了。也叫我用古代族長約伯的話說：『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可以尋見上帝。』

有許多基督徒甚至連平常論及和上帝交誼快樂的話，也不敢應用在他們自己的經驗上。如果作一個平心靜氣的自省，決不敢承認自己有過這樣的經驗。在祈禱上不敢說是自己的經驗。這般人看祈禱乃是一種呆板的義務，而非應享的權利。祈禱是一種義務，他們不能否認，但是不能叫他們發生興味，甚至是可厭的。

如果我們中間有人要發表從祈禱裏所獲的利益，也許他們要驚訝，要震恐，如果將自欺的心除去，那末，必要發見所得的利益並不算大。我們對於自己的批評並不公正，如果自問說：今日早晨我們為何祈禱？是因為從祈禱得過甚麼靈性的利益呢？還是只為求良心上的平安，而不得不如此呢？今日早晨如果不祈禱，則良心不安，這乃是由於習慣的勉強，好像末盡義務一般。

也許有些時期，人們覺得自己似乎是被屏棄在天國之外。即如詩家羅伯，他曾為教會寫了許多著名的讚美詩。一日有朋友請他多寫幾首讚美詩，以便採用。他回答說：『我有時候能寫，也

有時候不敢寫，因為我覺得上帝已經屏棄了我，那末，我如何能寫讚美詩呢？他說這話，正好像古時以色列人在巴比倫河邊，本地人叫他們唱歌給他們聽，他們說：『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不用說，有些人們的祈禱，不過徒具形式，而毫無祈禱的實效，現在不必多論，不過可以藉此機會，請一切讀者自省己心，自問在祈禱裏有興趣沒有？如果沒有興趣，要問因為甚麼沒有？有察出緣故之後，可以改良。因為人在祈禱的經驗上，這樣有缺乏，明明是有害的。故此，如果能將致害的緣故察出來，那末，無論人的宗教情形如何，沒有人不願意對於這個問題而從事研究的。不用說，甚至連教會中也有人少用祈禱的工夫。從前曾有某文學家說：『不必奇怪人們少祈禱，乃是因為他們不感覺祈禱的興味，沒有祈禱的嗜好，也沒有得着安慰的補養，並且不諳習祈禱的祕訣阿。』然而天父的意旨，是願意叫人們在禱告他的殿中喜樂（賽 56 7。）

## 第二章 沒有意味的祈禱

『不敬虔的人，雖然得利，上帝奪取其命的時候，還有甚麼指望呢？患難臨到他，上帝豈能聽他的呼求。』（伯27：8、9。）

頑梗的罪人總不祈禱。這一句話，令我們曉得爲甚麼許多人們在祈禱裏得不着效驗和快樂。那就是因爲缺乏虔誠。故此祈禱不得效驗與快樂的緣故，不必再尋求別的，祇有上面所說的一句話就夠解釋的了。不用疑惑，這是常常能夠解釋人向上帝陳請時的經驗。人若沒有虔敬的心祈禱，就沒有快樂的經驗，這就是其原因。大約人的心靈在祈禱上缺乏生氣也許有別的緣故，但是一切緣故皆根於此，就是沒有虔誠，換句話說，就是他並非基督徒阿。

如果有人獲罪於上帝，其心與神不和，那末，在彼此的交誼裏就決不能享受快樂，並且甚至連交誼也不能有。我再說，頑梗的罪人決不祈禱。因爲頑梗的罪人缺乏一切關乎祈禱的要素，卽如，

完善的欲望，完善的仁愛，完善的敬畏，完善的信靠，這些要素，在罪人心裏一樣也沒有。所以他不能有一種坦白自然的祈禱，即如大衛曾說：『你僕人大膽向你如此祈禱。』（撒下7<sup>27</sup>）在頑梗的罪人心中沒有這種大膽。在他的心中沒有一個理性的希望去享受上帝的交誼。那末，祈禱的全部氣候對於他的感覺是毫無關係的。換而言之，就是他對於祈禱是門外漢。即或他自己勉強暫時祈禱，就努力去用儀式祈禱，就是連這樣的祈禱也不能持久。他是好像人在真空裏喘息一般。

人住在世界上其最動人心目奧妙的情形是甚麼？就是他自己沒有可見可聽的上帝的代表。他們好像在離羣索居的境地裏生活，和宇宙的別處完全隔絕，也離去天使所居有上帝特別同在的地方，和逝世的聖賢晝夜事奉上帝的地方。我們在火中看不見上帝，我們在風內看不見他，我們在黑暗裏也不感覺他。這也許是因為物質與靈界不能接觸，如同幽明相隔一般。但是有可怕的隱蔽上帝的事，令未重生的人看不見上帝，乃是按着自然公律從不重生的情形而來的。這種人的心眼蒙蔽，連上帝屬靈的顯示也看不見，不過祇看見他們的果報而已。他們祇知道果

報的事，除此以外，沒有關於上帝的思想。這種人不喜愛上帝，因為他們不用信心的眼光去看上帝——就是看上帝為一位活潑的神，而與他個人有密切關係的——不過祇看上帝為一個果報的能力而已。

這種頑梗的罪人除了看上帝為果報的神之外，沒有別的知覺，並且連這種知覺也是麻木不仁的，對於一切倫理好像沉昏入睡一般。並且在這種睡眠的情形裏，也不能喚醒了他，除非令他看見上帝好像烈火方能。故此，在他一切敬神的形式上，都是毫無生氣，沒有靈感，不是怠倦，就是恐怖。如果將他懼怕上帝的心除去，那末，祈禱就成為厭煩的，令他對於上帝漠不關心，而看祈禱為一種苦惱的事了。

試設一個比方來形容這件事，人常說笛子的聲調有時候叫獸子的耳朵感覺疼痛，這個原故大約是因為這種好聽的聲音將獸子的癡心開啓了，叫他覺得自己癡獸而不如人的光景，因而痛苦。頑梗的罪人祈禱時，也許有和這種光景一樣的關係。祈禱或者叫他覺得自己有罪，或叫他有悔恨的痛苦，或者叫他害怕，但是還不足以叫他悔改，其間並沒有一個快樂的點，以致吸引

他休息其上。

以上所說的，乃是最緊要的事，我們決不能置諸不聞不問，連基督徒也當留意此事，就是跟從耶穌長久沒有祈禱的快樂，他就是處在危險之中，乃是警告的表象，表示他宗教的情形不穩固，也是適當的暗示人心與上帝疎遠，這種疎遠也是因罪而起的，因為我們不能得上帝復興的恩典，乃罪所使然，我們返心自省，要切實地知道實在的情形，非祇一部分的，乃是全體整個的，也許要發見其他類似的緣故，也證明我們內心的光景不好，那末，我們如果仍舊疎忽這件事，我們的靈性將要蒙受極大的損害，表明我們在基督裏的希望乃是自欺的。保羅會對腓立比人說：『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的告訴你們，』（腓 3：18）我們或者也被他列在這許多人之內了。



## 第三章 心口不一致的祈禱

『我若心裏注重罪孽，主必不聽。』（詩66 18。）

我們祈禱而却不十分願意所求的蒙了應允，這實在是虛偽不實侮慢上帝。我們最容易自欺的，就在這種理論的虔誠。我們按着意識祈禱而求幸福，也知道所求的是合乎上帝旨意的，我們的心也似乎很願意得着這些幸福。按着抽象的說，我們實在是需要這些事物。（但是按中國古書所說，『人心惟危』的話，真是不錯。）我們口裏所祈求的好德行，然而我們的心並不確實地要得着。我們自己勉勵自己爲善的時候，都是唯唯諾諾點頭稱是，而究其實在，却毫無一些誠意。

大凡各專門家都有其常用的術語，乃是因爲習慣就成了通用的言語。祈禱也有專門的術語，但是局外人不能了解。我們對於祈禱的術語，沒有人不贊成牠的理論的作用，沒有人不體貼

其理論的意義，其所表明靈性生活的熱烈，也沒有不是處。因為這種術語乃是我們的良心所承認的，其言語乃是冠冕堂皇的。我們誦讀古代的禱文，覺其優美文雅，其文字那種神聖的聯合，感動我們的心，好像古詩一般，我們對於這樣的禱文，作出神的幻想，然而究其實在，這種喜愛的緣故，並非出自虔誠，不過因其含有詩意。故此，我們用這樣的術語祈禱，不過是拾古人的牙慧而已，但是不誠實的光景，令我們心中難過。

還有祈禱的許多根本宗旨，從遠處看來，很能令我們滿意，但是一接近牠們，我們便對之冷淡了，因為我們發見如果將祈禱實現在我們的生活裏，我們必須捐棄某種素所愛好的嗜欲，那種嗜欲是我們所貪戀不捨的。一言以蔽之的說，我們怕得着祈禱的應允阿。（譯者從前在山西省傳道時，遇見一個人說，他很佩服耶穌教，但是他不敢皈依，他說他在偶像面前時有虔心，到了廟外就可以隨隨便便了，然而耶穌教是叫他隨時隨地終身作好人，這是他所難堪的。）一個好的敬拜者，也許能作一個不誠實的祈禱者，乃是因為他恐怕得着祈禱的應允，他的心與他的口不相應合。人有時在熱鬧會堂裏拜神，不過好像逢場作戲一般，究竟在他的心裏毫無拜神的誠

意。他的道心乃在浮面上，他高聲祈禱，而心却不在，如同幻影似的，並不實在要上帝應允他的祈禱，不過是費一點工夫在敬拜的儀式上湊湊熱鬧而已。他所求的也許是進德修業，棄舊換新，清心寡慾，不貪財利，並愛人如己等冠冕堂皇的話，而究其實，他的心却不願意這些好德行實現在他的生活裏，成爲他的品性，這乃是因爲不道德的事物仍然纏繞他的心，他的快樂是從那些事物來的，故此，他的祈禱實在者少而虛僞者多。（譯者按此書乃著於七十年前，但現在仍然有這種情形。譯者曾親身經驗過，因爲本人亦有時祈禱，而却不十分喜歡所求的事成就了，那末，足證我祈禱的快樂也有缺欠。）朋友阿，請你想想，祈禱是否應當有絲毫虛僞的，我們祈禱就應當達到所祈求的地位，將所求的道德成爲我們個人的品性，如果口是心非，毫無誠意，將來不免有喪心失志的痛苦阿。

我們可以提說幾種心口不一致的基督徒生活的光景。

先說一個有嫉妒心的基督徒的祈禱——這乃是矛盾的話，因爲基督徒是不應當存嫉妒心的——他所用的虔誠是很適當的，他求上帝賜給他一個寬宏大量的心腸，一種仁愛慈祥的

精神，在凡事上不得罪人。他的心意十分莊重，他的情緒也很迫切，他的姿勢是謙卑的，他的聲音是誠懇的，按着身體的情形都甚合適，然而身體的合適，有時也能迷惑人，令人以為祇有外面的儀式就盡了拜神的能事。身體的習慣令人的道心受害。他的祈禱滔滔不斷，口若懸河，直到他的良心不能忍受，叫他想起會嫉妬某某比他幸運的人，那末，以後如何呢？或者他要改換了祈禱的題目，轉到良心不責備他的事上，然而在他心中却隱伏着嫉妬的罪，令他與上帝疎遠，並且包圍他，令他不能近乎上帝，好似將他捆綁在一個又濕又冷的暗處一般。這樣，他的祈禱就成為很虛浮的了。

再說到一個懷野心的基督徒，他求上帝賜一個謙卑的心。他自願處在卑微的地位，因為覺得自己不配居高位。也祈求拯救他脫離驕傲與自私的罪。他也引用稅吏祈禱的話，並且也願作主所說虛心有福的人。他也以謙卑及一切同類的道德為世界上最優美而可愛的。他的情緒湧發，不可遏止，直到他的良心發怒，沖開了上面的逆流，而露出下面害他靈魂的私己來。並且他的良心這樣發動，若不是令他的心軟化而流淚，就是令他發作吹毛求疵的脾氣。

又有一個富有報仇性的基督徒祈求得着一個溫柔的心，如同馴良的鴿子。並且叫他能耐，堅忍和容讓，除去苛刻，忿怒，煩惱，爭吵，讒言，並一切惡毒，更求使他能以基督的心爲心。他正在這種熱誠的經驗之中，也許覺得耶穌的豪爽偉大是不可及的，他這樣欽仰基督的品格，乃是出自理論的心，是無疑的。正在狂喜之中，他的良心就嘲笑他，叫他自問說：『你常說「饒恕我，如同我饒恕人」，你果然這樣行了嗎？』他的良心這樣譏誚他，那末，他若不是憎恨自己罪惡的可怖，就是用許多方法去掩飾，令其良心平靜，或是強求上帝多忍耐他一時。

再者，有一個奢華的基督徒——這也是矛盾的話，因爲基督徒不能奢華——用冠冕堂皇的話祈禱，求上帝賜給他一種克己的意志，能够忍受苦難，好像基督的精兵；能背起十字架跟從基督，使他甘心捐棄一切所有而作主的門徒；並且叫他不爲自己生活，使他能效法主周流四方行善事，那樣爲人成了貧窮的，使人可以富足，也爲喪亡的靈魂啼哭。在這樣的祈禱裏也許沒有自覺地不誠心的光景，但是對於他所用的堂皇的言語，和高尚的思想，却有一種快樂的同帶。他的心被這種高尚的言語膨脹起來。

這個喜愛今生的驕傲者沒有發見他自己的膨脹，直到良心用話譏刺他說：『你果然爲你所求的這些好事生活嗎？你爲基督作過甚麼克己的事嗎？你是尋求機會爲克己而救人靈魂嗎？你願意像主一樣沒有枕頭之處嗎？你能受主所受的洗嗎？』這種人被良心顯露出他的假冒爲善來，若不是使他能達到更像基督生活的地步，就是叫他不能不痛心自責，因爲他的祈禱都土崩瓦解了。

哎，人性就是如此，若不是因爲蒙受上帝的恩典，我們也是這樣。朋友阿，你自省己心，如果尙未察出自己也有毛病，那必是因爲你的心遲鈍。你外面雖好，而裏面却隱伏着毛病，也許是感覺上的毛病，也許是思想上習慣的毛病，這毛病能使你祈禱虔誠的工夫染受毒害。我們已經自定在祈禱上有虛假的罪，因爲我們雖然用冠冕堂皇的話祈禱，却不願意除去心中的偶像，不願意所求的蒙了應允阿。

也許那種單獨的罪要漸漸佈滿在我們的生活裏，牠的組織顯明在我們生活的計畫中，好像用梭來回織成的布一般。良心在這種罪上並未曾熱切地責備我們，因爲良心受了世俗的蒙

蔽，看不見這種罪，然而罪卻一日比一日的緊緊束縛我們，好像巨蟒纏繞人身，以致令之斷氣，壓迫我們在祈禱裏的從容，阻滯我們生命的血脈，使我們道德的生命枯乾，直到我們在敬拜中如同跪着的尸首一般，毫無生活的精神。

有時人到了祈禱不自然的境地，就在祈禱上沒有興味，沒有熱心的口調，人不歸咎於自己，反倒說是上帝隨意離開人，這種言語無論從理性或啓示方面來看，都是沒有道理的。人在祈禱裏沒有快樂，並非因為上帝離棄人，乃是在人自己本身上有不對的地方。古代的先知曾說：『耶和華的耳朵並非發沉，不能聽見，但你們的罪孽使你們與上帝隔絕，你們的罪惡使他掩而不聽你們。因此，我們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們摸索牆壁，好像瞎子，我們摸索，如同無目之人，我們晌午絆腳，如在黃昏一樣，我們在肥壯人中，像死人一般。』（賽 59 1-2 9-10）我們能用言語解明宗教經驗的現象，就是說上帝的面隱藏起來嗎？

破壞我們靈性在虔誠工夫裏的寧靜，不必是很大的罪，微小的罪就是以破壞之，因為祈禱的經驗，是極脆弱而繁雜的，好像極精細的機器一般，有一個沙粒落在其中，就能叫全部的運行

都停止了。祈禱的精神對於靈魂，正如同眼目對於身體一樣，人的眼目組織的如何精緻，如何的繁雜而相關聯，其神經的感覺何等敏銳，一個微小的針尖刺之，即能令之流淚。肉眼如此，靈眼更是這樣，一點小罪就足以敗壞牠的功用。

甚至人的心中對於生活的原理懷疑，却仍舊存在心裏，也足以破壞其祈禱之虔誠。我們在祈禱中沒有快樂的緣故，豈不是因為我們生活沒有按着一定的原理去行事嗎？我們對於生活的原理尚不承認是美善的。有時人將良心擱置一旁不用，却仍舊行事。連基督教的社會裏也有這等光景。也許我們中間有隱伏着的罪，能將祈禱的虔誠傳染壞了。

從古以來，有人說，人心是極討厭的東西。古聖先賢曾說，『人心惟危；』先知耶利米也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我們悲嘆自己在祈禱上冷淡，却逃避主的察看，連自己也怕察出自己的罪來而離去之，也許我們多盡一些靈界的義務，或能免去許多犧牲了。聖靈有時提醒我們，叫我們自己內省，看看弱點何在，我們卻轉過臉去，不肯聽從聖靈的勸告而改去我們的毛病。



總而言之，在基督徒心裏對於生活的原理懷疑，如果良心受了聖靈的光照，必要決定那是罪，到了這種地步，擡起頭來仰望主面，就不能不出去像彼得那樣地痛哭了。

## 第四章 不信靠祈禱

『求告他有甚麼益處呢？』（伯21<sup>15</sup>）。

約伯說的話歷代有牠的反響。直到現今我們的大多數人還是不大相信祈禱。這種不信的態度漸漸地成了習慣，並且顯在靈修上類似頑梗的祈禱，然而仍有分別，就是在這種習慣裏似乎常有真正的虔誠。基督徒時常不大信任祈禱有能力而能實在幫助人的生活。他們忘記聖經的概念，乃是說祈禱具有大力，能幫助人。

試將基督徒的虔誠與異教徒相比，其熱誠反不如異教徒。異教徒念經似乎有誠心，雖然明白宗教的深意不如基督徒，在敬拜的禮節上，趕不上基督徒。雖然有些蒙昧無知的光景，然而在偶像面前却有信心，他們的知識雖然褊狹，他們的心却很熱切，雖然在一切儀式上虛偽，却相信偶像有能力，如果他們所求的不蒙答應，永不說他們的神沒有靈驗，乃是說他們自己的祈禱不

誠懇，他們希望藉着祈禱能成就一切事。

凡心不偏邪的人，必要承認聖經對於祈禱的意思想是最正當的，最有力的，並為宇宙間最實在的。在上帝治理宇宙的計畫裏，有祈禱為其中心之能力。在此計畫的進化上有順有逆，而祈禱在此競爭中為一種大能力。祈禱入於神工極錯雜中，與神命極玄妙中，而為其中之動力。我們敢說上帝對於祈禱的概念並非空洞的，乃是幫助人的能力，令人能與自己交往。

上帝已經決定祈禱為積極的，有效能的感力，能指導人生活的道路。上帝也意欲使祈禱為人神中間聯合的環，這樣因為上帝垂顧人類，那麼，我們就能用祈禱去移動他的旨意。上帝已經命令在宇宙間常有這種能力，並且使這種能力為特別的，實在的，自然的一致的，好像重力，並光和電一般。人可以使用祈禱而信靠之，如同信靠光和電一般。人希望用祈禱能成就一些事體，乃是合理的，人使用望遠鏡，羅盤，並電報等而信其有效，人對於祈禱也當這樣信靠。

聖經對於祈禱的理想有特別的看法，就是看之為最能實用的。有人將祈禱看作一種空想，聖經却看祈禱為一種實在的。也決不將祈禱看為對於上帝的空想。這樣，乃是虛空的，然而祈禱

乃是實在能用的。有一般人說，人如果好好地盡本分行善，就算是祈禱，這乃是將祈禱消融在義務之內。如同詩人哥爾利治 Coleridge 說：『事物無論大小他都愛，這就是最好的祈禱』。乃是將祈禱合併於事物之中，以祈禱爲顯而易見的，却不知祈禱乃是極奧妙的。但是聖經論及祈禱，決不將祈禱消化在事物之中。這等人將祈禱的意義混亂了，然而我們却當將此問題看得清楚。從高尚受靈感的思想的方面來看，祈禱不是別的，乃是祈禱——是在屬靈的宇宙中特別的，無匹的，根本的能力，恆久貫徹於宇宙之中，如同自然界的重力一般。

聖經對於祈禱的理想是這樣，如上所言，我們如果不信，乃是將祈禱變爲中立性而失去其效能，連基督徒也有這種經驗。其結果不能有別的。這乃是人心的性質之本然。

試用片時觀察此理。就是人如果不相信，就沒有效力。人的心如果有所希望要得的目的，就能誘導他肯努力。若是心中沒有希望能得的目的，口中就不說出欲望來，如果對於一個目的絕望，就緘口不言了。那末，如果你實在願意享受祈禱的快樂，你必須先有聖經對於祈禱的看法，那末，你祈禱方能希望有效果，你若不是願意有效果，必須信之爲實在的。除了像聖經的眼光看祈禱

爲實在的，你的心就不能有祈禱的目的。

對於此點，我們的承認必須是一定的，我們信靠牠好像信靠五官的證據一般。我們如何順服感覺的證據，也當照樣順服祈禱的實在。如果我們不信祈禱高尚之概念是處於天意之中，能轉動宇宙的，就失去了聖經對於祈禱實用的教訓，並且失去先知，使徒並主自己實用祈禱的證據，如果不信祈禱，則其功用墮落，我們祈禱的動機亦因之縮減。那末，我們自己虔敬的工夫，也成爲沒有精神的了。我們對於祈禱抱這種態度，乃是猶疑不定的這種的祈禱，決不能直接達到上帝那裏，牠們成了紆曲的，膽怯的，頹喪的，那末，一切祈禱的儀式就腐敗可厭，發臭如死海所潮上來的物一般了。

## 第五章 信靠祈禱

『你與神較力，都得了勝。』（創32<sup>28</sup>）

人對於祈禱篤信不疑，就使祈禱潤澤而不枯燥。一個重生的心如果信祈禱實在對於上帝有能力，像古使徒的信心一樣，那末，他的祈禱經驗決不能是半生半死的，不能以祈禱祇是本分而已。必定作他生活中快樂的大事。祈禱固然是本分，因為我們都應當祈禱，然而誰信祈禱在上帝面前是大有能力的，他的祈禱就是活潑的。趕考的舉子因為一心要求取功名，就努力用心作文章，照樣，誰懷抱着熱狂的欲望要得上帝的祝福，那末，誰在祈禱裏就有大快樂。

人有這種光景，以祈禱為神交託他的大機會，就在祈禱裏自然發生希望，對自己說：『今天我行這個虔敬的禮，乃是我生活實在的部分。這並非浪漫的事，也不是滑稽的戲。我祈禱不是說幾句循例現成的話，我沒有空想的欲望要發表。我有一個目的去達到。我有一個結局要成就。這』

就是現在我所要作的事宜。天文家用望遠鏡窺天。有一定的意思，或是觀察已有的星球，或是要發明有何新星出現，照樣，我祈禱乃是在施恩的寶座前舉起我的心來，要達到上帝的心，希望得着他的祝福。這乃是我在基督耶穌裏所得能到上帝面前的權利。我的聲音雖然發顫，言語吞吞吐吐，却仍能上達天聽，能在那裏發出感動的能力來。至於其效果誰敢說是甚麼，祇有永生能命令之發展，主阿，所以僕人大膽向你如此祈禱。

從前有一位英國神學家說過一句切當的話說：『好的祈禱決不哭着回家的，我確實地知道我所求的，或我所將要求的必蒙應允。』這種感覺的習慣能令祈禱具一個有條不紊的氣概。我們試注意這種氣概在聖經裏頗能表顯出來，即如先知但以理的故事。所記述的話連幼童也能了解，然其故事中所包含祈禱之事，却有一種極奧妙的理。其奧妙甚於在聖經其他處者，上帝看不見的能力施行在人身上，而聽他們的祈禱，其奧妙的作爲，在這故事中表示出來。先知說，我正禱告的時候，先前在異象中所見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飛來，按手在我身上說：『但以理阿，你初懇求的時候，就發出命令，我來告訴你，因你大蒙眷愛。』

但以理的話令我們看見祈禱是實在活潑的，也關乎天意的奧妙施行。並且其感力的響應如影隨形，但以理剛一開口，天使就奉命迅速飛到那跪着祈禱的人身旁，用可聽的聲音確告他說，他的言語已蒙應允。『大蒙眷愛的人哪，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總要堅強，他一向我說話，我便覺得有力量說，我主請說，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說，你知道我爲何來見你麼？現在我要回去與波斯的魔君爭戰，我去後希臘的魔君必來。但我要將那錄在真確書上的事告訴你，除了你們的大君米迦勒之外，沒有幫助我抵擋這兩魔君的。』（但10<sup>19</sup>-21）

天使這樣迅速地飛來，乃是答應但以理的祈禱。我們從這個故事可以知道上帝實在願意藉着祈禱使人和自己有來往。但以理九十兩章將這種事表明出來，據但以理的見識來看，祈禱乃是能發生故事的而非空想的。

我有時候想要作一幅展覽圖畫，表明祈禱從始至終的歷程，從開始起一步一步而至終了。大概祈禱開始於人的心中，繼而在口中發出口語來，後則循行奧妙之路達到上帝之耳而蒙垂聽。我說話而上帝聽聞，此種交誼最奧妙，最能感動我們。這件事乃不可見不可覺者，我們祈求而



上帝答應，雖然是一件大事，却不能感動一般見者，好像樹葉飄落地上，地不覺得其墜落，空氣亦不覺得其飄落一般。此種奧妙誰能解釋清楚呢？不過祇能說祈禱乃是一種實際。天使雖然是看不見的，却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來 1 14）

人類的藝術和科學能將世界連合起來成爲統一而普遍的。從前交通不便，現在從東亞到西歐祇需半分鐘就可藉電氣互通音信，這樣的事從前人尚不相信，因爲是多麼奇妙的事阿！然而這不過是物質上的奇妙而已，還有比這個更奇妙的事在無形的靈界裏，就是一個幼童用祈禱而與看不見的神交談，他那微弱的聲音能通到神那裏，哎呀！這種事的實在較比物質的實在更爲偉大，因爲牠能叫機關發動，較比電氣尤爲奇妙而不可見的，然而却很能成就事業。一個幼童如此祈禱就具有這樣的威力。所以耶穌說：『我告訴你們，他們的使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太 18 10）孩童能感動天使的心，令他將祈禱的言語傳達到天父面前。哎呀！我們如果這樣覺得祈禱是如此實在的，是這樣的能力，是這樣實而不虛的，具有這樣的威力在上帝的計畫之中，我們還能在祈禱裏沒有希望和快樂嗎？

## 第六章 特別的與懇切的祈禱

『上帝阿，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詩42<sup>1</sup>）

有許多的祈禱是空虛的而不見實在果效，也許我今日的祈禱徒勞無益。祈禱這樣徒然究竟是因為何故？乃是因為缺少兩樣要緊的事物，就是沒有一定的目的和熱切的欲望。我們在祈禱裏叫我們心中有興趣都是憑靠着這兩種事物哩。

從前英國名士查利摩 Chalmers 自記他自己的祈禱說：『令我覺得我實際的請求得了真正的回答，能以證明我在地上而與天上的救主有交易。』他說這話的意思，乃是說祈禱受了熱切欲望的感動，那末人心中自然要將各事分別清楚，這樣，我們熱心祈禱，要免去虛浮不定的話，祈禱方有目的，方有效果。

又有伯克斯吞爵士 Sir Powell Buxton 說：『每逢我自己心中不高興的時候，就效法大

衛的榜樣，在祈禱裏尋求安慰，大衛在詩篇裏供給我所禱的材料頗為豐富……我也承認我的祈禱已蒙應允……也敢說我所祈求的已經得着了……我覺得上帝已經准許我將一切關於我的事都可以用祈禱上陳於他……我想在天父面前無所謂之小事，故此主說，一個麻雀若不  
是上帝准許不能落在地上，連我們的頭髮都被數過了。萬物中最細小的東西和天空中轉動的  
大星球被上帝一律觀察因此保羅教訓我們說：「凡事藉着禱告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這  
樣，我的祈禱，我不能不承認已經得了豐足的應答。」

再者，他曾寫信給他的女兒，論及在下議院中討論釋放西印度羣島黑奴的事說：「我們為投票議決的事多用工夫祈禱，你記得我在家中時，曾切望上帝在緊急的時候賜聖靈引導我們，你記得我們如何引用聖經的話說：「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人的上帝，主就必賜給他。」（雅<sup>1</sup> 5。）我們也常想到舊約的話說：「我們無力抵擋這來攻擊我們的大軍，我們也不知道怎樣行，我們的眼目，單仰望你。」主的靈回答說：「不要因這大軍恐懼，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乃在乎上帝。」（代上<sup>20</sup> 12-15。）你知道我常念這段書，並且很

信服這教訓。我確信我們在議院裏爲釋放黑奴的事投票取決，乃是禱告的結果。我們爲此事討論和投票是很合理的，所以我們就閉目地跟着祈禱往前走。』

在以上所提的祈禱的範式裏，很能表明這兩種大力量行動在真實的生活之中，就是熱切的欲望和一定的目的。因爲這位爵士心中熱切地願意釋放黑奴，他在下議院裏抱着一定的目的，而爲此事祈禱，後來果然如願以償。這很能令我們在祈禱上得了教訓。人心裏若是懷念着一件事，也願意將這件事辦成功，於是就勉強人不能不祈禱。叫他再三思想，尋求有何善法能够辦成。也叫他查考聖經所記一切激發人祈禱的榜樣。我想這樣人在他進入內室或從內室中出來的時候，決不能嘆息說祈禱令他厭煩。我想他至少能在上帝面前陳訴他的心意，必要經驗一些快樂，如果他不訴說他的心意在天父面前就心中難過。

反而言之，人的思想的目的在恩座之前是模糊不清的，他的欲望是怠倦的，那末，他的祈禱也必定是含混的，無力的。泰羅耶利米 Jeremy Taylor 的話說的不錯，他說：『從容不迫的欲望，乃是好人祈禱的大仇敵。祈禱必須是專心的，熱切的，忙迫的，行動的，因爲祈禱若不是這樣，就不

敢在上帝面前祈求。試想一個人跪在上帝面前而求無價值的事，是多麼無禮阿。我們爲必需的  
事物祈禱而態度過於柔順，我們的祈禱必要斥責我們，因爲我們在恩座前有機會能獲得至寶  
之物，是超乎大體的，並爲世上最寶貴者，然而我們却沒有熱切的心去求，這乃是褻慢上帝。』

聖經裏所提關於祈禱的榜樣，大概都是非常強烈的，都是奮鬥的光景，在心中存着一種說  
不出來的熱望。卽如雅各與天使的角力，他說：『你不給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創32<sup>26</sup>）大衛  
說：『我晝夜哀哭，喉嚨發乾。』（詩69<sup>3</sup>）彼利非尼基的婦人說：『主阿，不錯，但是狗在桌子底下  
也喫孩子們的碎渣兒。』（可7<sup>28</sup>）巴底買越發喊叫說：『可憐我罷！』並且主耶穌在客西馬尼  
園中也曾痛哭流淚的祈禱這些人的祈禱是期在必得而不容拒絕的，我們祈禱也應當效法他  
們。

聖經的祈禱榜樣還有教訓我們的特點，就是牠們具有清明地思想的目的，連那些平靜和  
優美的祈禱，卽如主禱文，也有很清楚的靈修題目。那些祈禱毫不散漫，毫不浮泛，不是茫無目的，  
也不是一時之間將萬事都包羅在內，乃是極透澈地好像水晶一般。連幼童也可以一目了然不

必再三誦讀方能明白。他們所用的言語，不是陳舊古老的，乃是當代應用的新話，是出自活潑的思想，是出自活潑的心機。

那末，人若是不注意聖經祈禱的榜樣，也不順着他自己的心的本性，（人的本性乃是愛好秩序的，）他到上帝面前來，思想不清楚，感情不活潑，自然他的祈禱對於他是厭倦的，對於上帝是可憎的。這樣的祈禱者若是能從祈禱裏得着快樂，那真是一件奇事了。他決不能成功，他決不能有快樂。因為他沒有能引起熱切欲望的目的，沒有欲望能砥礪他的目的。在他心中沒有一個偉大，聖潔，透徹的思想激發他的感覺。他既然沒有膨大的感覺，所以也沒有甚麼缺乏需要祈禱去救濟的。總而言之，他的心絲毫不受思想的感動，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思想，故此他沒有心意傾吐在上帝面前。這種人祈禱，因為他想他應當祈禱，並非因為他心中感謝上帝叫他可以祈禱。他乃是用良心祈禱，而非用心靈祈禱。他說的言語，乃是良心的言語，不是他心靈的言語。他祈禱所用的話，乃是該常表明他的心意的，而不是從心裏自然要說的。這樣，就發生了一種經驗是含有痛苦的，他的靈修不是生自快活的思想，乃是出於勉強，是人為的，而非神感的。

這種經驗叫人在內室內的祈禱不能成爲平靜，甜美，快樂，出神的，不過使他在內室祈禱的工夫感覺痛苦，叫他的良心不安。因爲我們的祈禱，如果缺乏誠度，良心必要深深地責備我們，叫我們對於自己的罪恐懼戰兢，哎呀！這等人的光景，極其可憐誰能援救他呢？

## 第七章 祈禱的氣質

『耶穌所愛那的個門徒』(約21<sup>7</sup>)

有些基督徒不修養祈禱的氣質。有些人的氣質較比別人更容易得着敬虔上的快樂，但是大家都可以修養這種氣質。這實在是不錯的，因為祈禱的本性是令人受感的。祈禱乃是發表感情的，不必一定是喧囂的感情，乃是自然深奧的，流動的感情，並且在其最完善的形式乃是通常的感情。我們要祈禱有滋味，必須慣於祈禱所以我們必須常用發表祈禱的感覺。靈修必須自然地生自感禱的地位，勝過在熱鬧的時機而勉強出自感覺。

這種事的必須有，常常被一般基督徒所忽視，除此以外，這些人們的生活上並沒有顯然的缺點。大約他們心中沒有懷着甚麼欲望是祈禱自然所能發表出來的。他們沒有深遠底層的感情，從這種感情裏祈禱要自然生長的。這樣，我們中間有些人的宗教不足為感情的宗教。我們沒



有充分地培養我們基督徒的感覺性。我們未曾養成宗教欲望的習慣，這種習慣在其工作上頗為活動。我們沒有將心訓練到自然常有活動流行的感覺，從心靈的深處發出，如同泉源湧目深海一般。我們思想多於我們信服。我們信服勝過我們信仰。我們的信仰過於平靜，過於冷淡，過於怠惰。我們生活的理論乃是屬於一種清明，昂然不屈的頭腦的，而非屬於大量深遠的心的。頭腦祇能講理性，而心方能生愛情。愛情方能包括宗教之精義。

這種明敏的靈修如果與溫柔，文雅，及憐憫調和起來，就有無價的功用。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其經過世界上的一切訓練而受其私己習用的薰染。使其靈修常生有剛硬，頑固，冰冷的態度。這樣的宗教氣質決不能作真門徒生活的基礎，也不能產生與上帝交誼快樂的生活。我們務須多具有使徒約翰的性質，就是愛人而令人愛。

住在寒帶的人們應當防備黏液性的智慧。因為這種智慧多偏於世界的手段。這也有東方的分別，西方有些剛強，東方有些柔弱，故此我想上帝命定聖經產自東方，很有道理，因為東方的文化裏有許多聖賢的模型，並且其感情之性質易於生發。故此東西各方的人民都皈依了

基督，很能加上許多感覺的富足在天國裏。因為遠東的氣質對於宗教十分合宜。那末，我們希望靈修能培植生長在世界各國之內。

如果將東方的血液灌輸到西方基督徒的經驗之內，那末，使我們更能近乎聖經所立的標準。也可以多體貼聖經對於成聖之意義。西方人讀詩篇能多幫助他們的靈修。我們需要一種感覺的習慣，需要言語為發表感情。亦當有信仰的目的能够創作欲望而為祈禱之目的。這樣，一步一步地前進，我們的感覺有流動的熱心。有忘己的誠心。如此，就近乎赤子之心，也正如主所說虛心的人有福了。我們有了這樣的經驗，不能不與上帝在祈禱上有交誼，因為誠於中，必然要形於外了。這種交誼的快樂，如同江河汎溢滋潤大地一般。

## 第八章 懶於祈禱

『你們又說，這些事何等煩瑣！』（瑪113。）

我們因爲心意怠惰，時常祈禱沒有生氣。我們常常忘記祈禱乃是宗教義務中最形而上的，形而上的乃是與形而下的迥然不同。祈禱乃是形而上的靈魂與形而上的神互相交通。上帝對於我們的肉體自稱爲造作者（耶1016），但是對於我們的靈性則自稱爲父親。故此，祈禱乃是與上帝作父子的交誼，必須離去肉體的感覺。我們靈修的時候，豈不是自然地要進入內室嗎？爲甚麼祈禱是閉着眼睛？不過是爲要避去外面的擾亂，而使內心安寧與寂靜而已。祇有法利賽人能站在十字路口的祈禱。一個真正虔誠的心靈從他的經驗裏要學着歌唱說：

『幸福的是清晨時的寧靜，

幸福的是夜晚時的神聖，

當那時駕着祈禱的雙翼，

離開紅塵世界高飛上騰。」

我們都認清晨或夜晚乃是靈修最好的時間，因為能脫離了一切外物的糾纏。

物質上的娛樂和物質上的痛苦，都能阻止人的崇拜的精神。在我們和上帝交通的時間，不要有甚麼事物令我們覺得我們的肉體因為我們所敬拜的神乃是一位靈。保羅說他曾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或在身內，或在身外，他都不知道（林後12:3）這正表明上面所說忘了肉體的存在的意思。

這些祈禱的現象，乃是暗示祈禱完全屬心的性質。並且也包含着心中努力的必須。『我們能够用理性祈禱，同時而不用心靈祈禱，却不能用心靈祈禱，而同時不用理性祈禱。』

誠然，我們有時候，靈修的工夫那樣高尚，能令我們的祈禱成爲自然的，故此，心中毫不覺得勞苦，因為我們的心是回到牠原來的快樂空氣中，乃由習慣而成爲自然的了。但是論及偏僻之心決不能達到祈禱自然的工夫，故須多多奮力，方能造成靈修的高尚態度。

不錯，有時心思頗為神速，是因為別的緣故，或是從大憂愁大患難裏被拯救出來，當此時節心情很活潑，就自然要祈禱。有時在我們祈禱之前，上帝已經聽允我們，並且聖靈幫助我們的軟弱，故此，我們的思想敏捷，感覺性也生動，並且口中的話是由於心中豐富的意思而發出來的，但是這種對於心的想不到的和白得的助力，不能作為靈修生活的規律。從來沒有大幸福是由於無意或偶然而得來的，這個定例在祈禱上，和在別的事上一樣。得獲幸福的定律，乃是在我們自己和幸福聯合的努力奮鬥。

誠然，上帝的垂顧是顯明在他俯聽我們的祈禱。上帝垂聽並非因為我們祈禱的言語冠冕堂皇；也非因為理論的高尚正大，也並非因為思想的莊嚴和措詞的文雅。總而言之，上帝聽我們的祈禱不是因為我們的學問、技巧或天才。祈禱的本意，乃是表明神聖的心下降到人類的心裏，而聽他們的祈禱，但是並沒有將他們從本來的範圍裏提高的意思，即在知識方面。聖經上說，壓傷的蘆葦，將殘的燈火，受傷的心，閉口無聲的受苦者，拙口笨舌的人，膽怯的信徒，受試誘的心靈，一切軟弱的人都能在上帝的思想之中尋得一個避難所，這就是祈禱所表明的事。『上帝是

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46<sup>1</sup>）。上帝是諸天所不能包容的大神，他垂憐下土之人，自己謙卑地下降到人類的小範圍裏，而受人類的理想和情感的限制，似乎是要使我們的宗教成爲家常普通的感情。哲學家們曾經討論祈禱是否有詩歌的性質，但是詩歌却沒有許多描寫祈禱的，不過少微有一些而已，詩歌之表明祈禱並不是高尚超越的，牠描寫祈禱不過是——

『祈禱乃心所懷誠願，不論有聲無聲；

即如有火隱伏未見，漸漸發旺上騰。』

不過以祈禱是一種嘆息，流淚，而不敢擡頭上視，口中半吞半吐的說話而已。

誠然，我們決不可贊成祈禱是偏於智力方面的。更可以說我們如果因爲上帝垂顧我們，容忍我們的軟弱，就不用力祈禱，這乃是侮辱上帝。對於此事英國某詩家說：『我們能希望怠惰的祈禱能洗淨我們的罪污嗎？我們豈可效法愚人而這樣祈禱呢？』

哥爾利治對於祈禱的意見乃贊成正當的祈禱，而不贊成智力的祈禱，尤其是不贊成怠惰

的祈禱，他說人祈禱必須心中具有一種誠懇的力量。在聖經裏有許多話表明這種懇切的精神，即如：『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 5 16），這裏面包含着很大的意義，就是聖靈在復生的心內的工作，即如『上帝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弗 3 2）。這乃是在新人的心中有一種能力令其努力行善，義人的祈禱，就是如此。

在聖經裏又有兩句話是常用以勉勵人在內室裏的工夫，就是『儆醒』與『禱告』。即如『儆醒禱告』（太 26 41），『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弗 6 18），『恆切禱告，在此儆醒』（西 4 2），這裏面沒有一毫怠倦的心情和自滿的意念。反面來看，先知常悲嘆上帝的選民在禱告上退步，說：『無人求告你的名，無人奮力抓住你』（賽 64 7）。保羅勸告羅馬人說：『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為我祈求』（羅 15 30）。並且舉薦一位傳教師給哥羅西人說：『他在禱告之間，常為你們竭力的祈求』（西 4 12）。在這些話裏面毫無有懶惰和無精打采的光景。

我們不必祇看聖經，就是考察我們自己的經驗，也足以明白這種意義了。我們若是不聚精會神地祈禱，就心中感覺不適，還有一種毛病，就是祈禱時不專心致志，有許多雜亂的思想闖

滿我們的心中，就叫我們對於上帝的心含混不清，這樣，乃是物質蒙蔽了心靈，時間阻礙了永生。前二百年有英國某佈道家說：『有一種思想是我從前引到我心中來的，後來這種思想不引而至，反而不能拒絕牠了。』這種光景乃是不常有的，也是不必有的，但是可惜在普通一般基督徒的生活裏有這種光景。

除非我們信仰的目的達到生動的地位，我們的祈禱就不能有理解力的熱誠，但這乃是屬於智力的作用，因為我們必須先有清楚的頭腦，然後方有意識的熱誠，故此我們必須先有生動的思想，然後方能有深遠的感情，但這乃是由於智力的作用而生的。

但是我們常常每到祈禱時，身體因為事務繁多累得很是疲乏，心中因為計畫、勞苦、紛擾、失望、煩惱等大感不安，我們拖曳着這許多塵世的事物而來至上帝面前。那末，我們的身體和心境既在這種情形裏，要得着一個對於上帝和永生的深刻概念，乃是一種智力的變遷。這不是說祇有智力的關係，但是智力的變遷乃是不可或缺的。然非心中努力就不能得到這樣的變遷。

對於這個題目，那到上帝面前來的人要作甚麼呢？泰羅耶利米說的甚好，他說：『祈禱是靈



魂的平安，是思想的沈靜，是記憶的平均，是默想的地位。是挂慮的休息，是心中騷動的靜止。祈禱是從安靜的心而發出來的，是出於不煩惱的思想的。祈禱乃是仁愛的女兒，是溫柔的姊妹，那用煩擾不安的心靈而向上帝祈禱的人，正好像一個人到戰場去默想，靠近軍隊旁邊去沈思一般。』

即如，我曾看見一隻百靈鳥從草地上飛向天空去，一邊飛，一邊鳴，打算要高飛入雲，但是這隻可憐的小鳥，被無情的東風所阻，叫他不能一直的飛，乃是在空中左右搖擺不定，屢次因為困乏無力，就落在地上休息一會，再圖高翔，雖然多次鼓振雙翼，却至終勝不過風力，於是這個小鳥就勉強落在地上喘息着，直等到暴風過去，然後就順利地飛行，一邊飛，一邊鳴，十分得意。我想這個鳥兒的飛行，很可以作我們祈禱的教訓，義人的祈禱，也是如此。他遇見困難，或因為自己的軟弱，或因為外來的抵抗，使他的心中不平安，或因為他常時經過的事，或因為心外的事，令他心中起了騷動，以致破壞他的祈禱，使他的思想煩擾，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上到天父面前，祈禱的話不能說，恭敬的意念也不存在。一切阻礙的事將他拖曳到地上，不能達到上帝面前，故此，必須等

待一時，直到心靈恢復了平安，他的額上平滑不再有皺紋，他的心平安不再有煩擾，脫離了一切的糾纏，一直上到天父面前，滿載着許多屬天的福氣回來。

## 第九章 虛空的祈禱

『你們把搶奪的，癩腿的，有病的，拿來獻上為祭，我豈能從你們手中收納呢？』(瑪 1<sup>13</sup>)。

我們心意的怠惰可以寒止了祈禱的源頭，使之不能暢然流通。我們豈不是常常覺得需要心意的努力，令我們實在覺得上帝如在，並且用祈禱的言語向他陳述如同向一位看不見的友人說話嗎？覺得上帝如在，並覺得上帝的交誼，這兩件事乃是祈禱的要素，如果將這兩件事從祈禱裏抽出去，那末，祈禱就空無所有了。聖經上說：『因為到上帝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上帝，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來 11<sup>6</sup>)。如果從祈禱裏將這兩件事物拿去，那末，所剩下的不過和喇嘛所用的禱告輪一樣，空空地轉動而已。

有一個尋常的人說的甚好，他說：『我悔改之前在公衆面前祈禱時，我是向着人們祈禱，我在內室中祈禱時，是向我自己祈禱，但現在我是向上帝祈禱。』我們的經驗無庸疑惑是教訓我

們，就是在靈修上一種最難的工夫，乃是自己實在得着與神的交誼，令我們覺得天父確實在面前。

我們到最寂靜的內室中去祈禱，覺得要用心努力，也許出聲對自己說：『上帝臨格這屋內，在我的前後左右，他是充滿宇宙的神降臨到我這裏來。我現今要跪在他的腳前，向他陳述，他要逐句逐字的聽我說，我在他面前傾吐我的欲望。我向他說話正如同向密友談心一般，我握着他的手，我看着他，並且看他的面貌，曉得他心中對於我的興趣。』我到天父面前也是抱着這種態度，雖然我看不見他，我却要和他相談，他沒有肖像能幫助我的視覺，或我的信仰。雖然我聽不見他的足音圍繞着我，他不在大風裏，不在地震之中，也不在火焰之內，但他却實實在在站在我面前，如詩說：

『耶穌榮形吾目未見，

爾我之間帷幙中懸；

視爾不見聽爾不聞，

你却與我常相愛親；

地上無處如此可貴；

卽於其處你我相會。」

如此，覺得上帝臨在的真實，就說出崇拜、認罪、祈求、感謝的言語，並且覺得我和上帝之間確實有一種交誼一種真正朋友的晤談，然而這種來往，對於我們這樣墮落的人在各種時期裏，在身體的各種情形上，在心情的各種地位上，在一切的景況之下，不能成爲自然而常有的。這種心中的情形，非有工夫修養，不能得到，非有基督道理的教訓，就不能自然而生，因爲這種來往包含智力的次序，這種次序是需要努力而得的。

覺得上帝的臨在乃是一件困難的事，從古以來，人爲要避免這種困難，就造作出神像來，幫助人的信心，令人看見神像，就如同神在面前，給人的感覺一個具體的目的，使人脫除在概念上想像一位神的困難，人用此法免去一個困難，却不知又遇見一個更大的困難。對於這個困難，耶穌曾說：『上帝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4：24）就是連基督教裏也

有一些拜像的事，這種事的立意未嘗不好，然而其爲害也正不淺，人造作偶像的原故，大約是因爲人意智上的怠惰，在敬拜的事上不肯用其精神。有人說，我們人類生來就是拜偶像的。這句話雖然不敢說是對的，然而我們在祈禱上怠惰，的確是有拜偶像的狀態。對於此事，就你個人的經驗來查考，就可以知道了。對於這種毛病，你不可轉臉不看。要認之爲一種毛病，因爲在祈禱裏確實有此毛病，就是祈禱而怠惰呀。

試請設想，你往祈禱的地方去，是勉勉強強地，無精打采的。你的心或者因爲日間的騷擾而煩惱，身體因事務繁多而疲倦。甚至連話也不願意說，事也不願意辦，你也沒有尋求上帝的熱心，你心裏並不興奮地說：『惟願我能知道在那裏可以尋見上帝。』你因爲心中怠惰不肯思想，故此將默想預備的工夫也忽略了。你念聖經，也沒有精神，在古聖先賢的話裏不願尋找一種激勵你自己的概念的意思。你敬拜的姿勢是選擇適於肉體安逸的，故此你以爲或坐着或倚着也可以了，不必一定是跪着。

試想，在祈禱時你的心好像作夢一般，口中引用一些先賢所曾說過的現成話，也許當年先

賢說這些話的時候，心中有活潑的意味，但他的話並不能代表你的心意，也許你沒有任何心意，空空的借用他的話，並不能在你自己的經驗裏體會出來。故此，你祈禱不是從內心而發，不過是出於口舌，也不能代表你自己的經驗，因為正當的祈禱必須出於自己的經驗然後方有能力。

本章大意，乃是願意叫人在祈禱上免除怠惰而獲得一種興奮的精神，不過這並非容易作到的。上文已經說過幾種毛病，現在再說到一種，就是我們不發聲音祈禱，不僅是口裏不說話，連心中也沒有意思足以造成一句祈禱的話，這乃是怠惰的心靈所容易犯的毛病。其實人在暗室之中，出聲說話正可以發表他心中的意念。即如大衛說：『我向上帝發聲呼求』（詩77 1）『他側耳聽了我禱告的聲音』（詩66 19）歷代門徒們用一句公式的話來結束祈禱，就是說：『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在這句話裏包含着多麼優美的意義，其中包含着信、望、愛的精意，並且含有救贖偉大奇妙的深意在其內。而我們以上的祈禱，並不值得用這句話來結束，那如何可以呢？你在大君面前祇是唯唯諾諾而沒有心意陳述出來，豈能算為有敬禮呢？即如主說：『我豈能從你們手中收納這個呢？』故此無怪乎這種靈修缺乏快樂。也許連善人有時候也有這種毛病，他

們在一切的品德上都好，然而却在祈禱上怠惰，這就是他們心中的罪，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上帝不垂聽他們。心中的安逸很能誘惑人入於迷途，因為善人雖然有道心，不能犯大罪，作大惡，但是却能在靈性上有毛病而陷入這種肉體上的怠惰。

入當年紀老邁或患病時，以致心意怠惰而不活潑，那是不足為怪的，但這不是我現在所要說的。我所說的乃是人在心志清爽的時候而有這樣的怠惰。故此『主必掄起手來，與他交戰』（賽30<sup>32</sup>）並不是因為發怒，乃是要將他們從迷路上召回來，而令他們與自己有更密切的交誼。主對於他所愛的人掄手有許多方法，也許是阻止他們的生活的計畫，也許是降瘟疫在他們身上，也許是破壞他們所賴依為安的事物。主對於所愛的人這樣作，並非出於怒氣，乃是要驚動他們遲鈍的心，使他們遭遇這些不順的事，就覺得他們必須有活潑奮鬥的祈禱。

哎呀！上帝的思想迥非人的思想。我們的幸福在他眼中是可貴的，但是在我們身上另有一樣事他看為更寶貴的。就是估量事體不是憑其結果，不是論及人享受若何的幸福，或感受多大的苦痛，乃是估量他的為人究竟如何。



## 第十章 不住的祈禱

『你們不能同我做醒片時麼？』（太26<sup>40</sup>）

慌忙有利也有害，然究之害多而利少。人說話辦事過於慌忙，則容易有錯誤而不完全。我們在靈修上常推諉說因為事情太多而沒有工夫，這種宗教上的慌忙實在是應當躲避的。人吃飯過於慌忙則身體就得不着營養，人在宗教上慌忙，靈性也得不着修養。我們自己問自己究竟每日用多少工夫祈禱？一經考察就知道所用的工夫是太少，有人祇用幾秒鐘，有人祇用幾分鐘，都是說因為事務太忙，騰不出工夫來。

如果我們用算術來計算我們與上帝交誼的工夫，大約我們多數的人要心中不安。這種算術令我們知道自己在祈禱上是多麼冷淡，因為是顯明出我們獨對上帝的欲望是如何地微小。古聖奧古斯丁對於祈禱的觀云乃是說，祈禱是愛心的度量，那麼，按着這種算術估計起來，我們

的臉上實在沒有光彩了。我們對於所愛好的事就毫不吝惜工夫。我們如何能希望享受一種義務而卻沒有工夫去享受呢？我們要享受甚麼快樂的事，必須先預備下閒暇的心境。我們對於所愛好的娛樂常是嫌時間少而光陰過的快，恨不得再多延長些工夫。但是世界上一切的事沒有再比祈禱更需要時間的。

時作時止的靈修要打算使之有高尙的價值，必須有別的事來維持牠能進到上帝面前，這些別的事必須是審慎的，預謀的，順序的，故此，要作成這種工作必須多用工夫，決不能忽促地立下這種根基。這種有思想的義務，這種靈性上的權利，這種無形生活的先嘗，這種和看不見的朋友的交誼，你豈能盼望享受牠和跳舞一樣地容易嗎？

在德勒斯登皇家圖畫陳列館裏常常可以見到一般賞鑑家站在一幅圖畫前幾個小時的工夫。在這個陳列館的牆上懸滿了各種美麗的圖畫，然而賞鑑家單單地瞻仰一幅傑作，低迴徘徊不忍離去。今天走了，明天又來，今年來了，明年還來，永沒有看够的時候，以這一幅畫是世界上絕大天才的作品。每年參觀多日的就是拉斐爾 Raphael 的一幅油畫。那一幅畫的色彩，局勢

和精神，俱臻神妙的境地。有一個嘆美者說：『我能數年之久每天用一小時的工夫注視這幅人類，天使的集合，在末後一年，末後一日，我能發見一種新的美點來。並得着一種新的快樂阿。』

人們站在陳列館的美術作品前的工夫較比人們用在祈禱上的工夫更大，這真是希奇的！一個天才用思念和理想繪出一幅畫來就值得人這樣用工夫玩賞，那末，人更如何地需要祈禱得以領會上帝屬天永生的大思想呢？美術家所繪的聖嬰如何能與神聖的救主相比？這位救主是需要我們用信心祈禱方能得着的。我們要得着這位救主不是一眨眼之間所能辦到的，必須多用工夫方可。

我們已經說過祈禱乃是一種友誼的行動。祈禱是彼此交往，彼此信靠，彼此希望，彼此相愛，使祈禱者與一位無限的，屬靈的，看不見的朋友彼此交換友誼。我們都需要祈禱，都很缺乏這種恩典，這是我們所離不開的，因為祈禱對於人生活的功用是無窮的，大約『與上帝交誼』這句話就能將一切功用都包括在其內了。

祈禱乃是人從神得能力的機會。比如從前有某處鄉間牧師在開會時，遲延着不出來，有人

到他的書房外邊，聽見牧師禱告說：『求主賜我能力，並且與我同在，否則我決不敢向這些人講道。』但是要知道祈禱不祇是懇求，也有彼此相談，如同良友談心一般，這乃是祈禱至要的工作，就是人和主彼此相談。社會上人類彼此的交際上，以朋友彼此相談爲一件最要之事，也許二人所談的話是不肯向外人說的。我若是能得着一位友人，而將我的心意都告訴他，這真是我的福氣，但是這樣的朋友實在是難得的。英國詩家朋斯羅伯 *Penn* 在他的傳記裏說他很悲嘆他不能向一個人間的朋友將心意完全吐露出來，而使他日後不至因有危險而生後悔的。他因爲沒有這樣的朋友，故此就爲自己造作一個，就是他的日記，他在日記上面將自己的心意完全寫出來，他相信這種朋友是決不至於賣他的。我們各人都能得到一位朋友，可以將心意都向他傾吐出來，他比日記更爲可靠，因爲他是生活的，這位朋友就是主耶穌，我們和他交誼的方法就是祈禱，有一節詩說：

『何等良友主耶穌

擔我罪孽分我憂；

何等權利我儕享，

萬事俱向主前訴。』

譯者按尚有一件事也是緊要的，就是認罪，羅馬教看認罪爲一種重要的教規，大概是因爲教會體貼人們的心理，因爲人都願意在朋友面前承認自己的過錯。但改正教則反對以認罪爲教規，不過在友人面前彼此認罪也並無妨礙，或者有益，因爲人都需要一位密友可以伸說自己的心意。

德國爵士親耐多夫 Nitzendorf 在童年，常常寫簡短的信給救主，把信從窗戶投到外邊去，盼望主可以接到。他後來長大成人就與基督的友誼頗爲堅固，以能和基督相談爲日常生活中最大的慰藉，他無論在家或出外旅行，常與基督相談，不願意有人在身旁，妨礙他和主的談話。

故此，我們都需要與主作友誼的交譚。某人說：『有主一人爲友，足可以抵得上千萬朋友，足可以抵得上全世界的朋友。』人若是不曉得上帝能爲他的密友，恐怕他也不十分認識上帝阿。誰要打算在祈禱裏享受與上帝的交誼，而却不用工夫思想，不聚精會神，不專心致志而能

得到呢？真正頃刻的祈禱，必須先有用心祈禱的習慣方可。換而言之，我有頃刻的祈禱，乃是表明我有平素用心的祈禱。我們如何能希望來到看不見的神面前，而享受祈禱裏和他的友誼，却不在他面前留戀一些時候，使我們對於他的思想鼓勵加強起來呢？主豈不會悲嘆地吐責我們說：『你們不能同我做醒片時嗎？』我們應當用做醒的工夫，對於主道多用思想，卽如對於上帝的威嚴，榮耀，恩典，賞罰等聖經上說：『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我們對於這話豈可以用眼一瞥就過去，必須詳細追索其中的意義。

有一個很忙的信徒說：『我們忙人不能有這麼多的工夫去禱告，這乃是修道院中的人們的虔誠，他們有工夫在內室裏祈禱。』這句話是不對的。主明明地向門徒說：『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這乃是叫我們將一切忙事都關在門外，也叫我們知道祈禱乃是有秩序的事，並且也有持住的意思，再者也許有禁食祈禱的意思。並且還有歷史上的證據，一切卓越的聖徒都有這種榜樣。在這些卓越的聖徒裏，誰能指出那一位是不多用工夫祈禱呢？一個人如果多有祈禱的精神，那必是他多用工夫在內室裏。懷特飛德 Whitefield 說：『我整日整週的伏在地上祈禱，或有

聲或無聲。』又有一人說：『你屈膝跪下，就長在那裏。』這種種說法都是先賢祈禱的樣子。

人如果不喜好寂靜就不能有偉大的工作，無論是在文學上，或在科學上。因為人心在寂靜的時候，絲毫不受外物的煩擾，就能在一切偉大的工作上運用思想，著作家、藝術家都是在寂靜中得到他們工作的材料。宗教亦何獨不然。人要打算在宗教上有進步，也必須有寂靜修養道心的工夫。我們可以立下一條宗教的根本原則，就是人如果沒有時常恆久獨對上帝的工夫，就不能在聖善上大有長進，因為主曾說：『非用禱告和禁食，這一類的鬼總不能出來。』（可9<sup>29</sup>）要使上帝的理想進入人的生活之內，並且在人生海裏掌握最高威權，除此以外，並無別的方法。

英國神哲博士克特華斯 *Cudworth* 說：『何處有聖善，何處就有上帝的一部分，因為聖善是來源於上帝，並在上帝之內的，好像太陽的光線一般，充滿宇宙之內，然而都是集中於太陽。』衆善充滿在我們心裏，我們就有了上帝的理想，但是非從寂靜的時間裏就不能得到。我們爲要在上帝裏得到大快樂，必須具有耶穌那樣的精神，他在天未亮的時候就起來，到曠野地方去禱告，並且終夜禱告，從長庚星過去，直到啟明星出現。

## 第十一章 零散的祈禱

『他是個虔誠人，常常禱告上帝』（徒10<sup>2</sup>）

我們因為忽略了零散的祈禱，以致失去許多靈修的快樂。在早晚有定時的祈禱中間空閒的時候，需要有零散祈禱的習慣，將我們的虔誠表現出來。早晨和晚上的祈禱很憑靠這些零散的祈禱聯絡成爲一氣，而這些零散的祈禱也憑靠早晚的祈禱來結束牠們。零散的祈禱能使我們常有向上的志願，無論工作或娛樂的時候，都能與上帝有交誼。

我們從最高的概念來看祈禱，與其說牠是一種動作，倒不如說牠是一種境地。祈禱完全的效果，乃是憑靠其感力的連續不斷。如果將祈禱減至每日早晚兩次，在當中很長空閒的時間裏，人的靈魂不從上帝得到甚麼補養，那末，祈禱如何能不是一種勞苦的工役呢？

我們到了晚間將晨更的印象完全消滅了。也許良心被日間一切煩勞，試探及罪惡的重壓。



我們覺得必須每次重新再作尋求上帝的工夫，這樣，我們在靈修上毫無進步。我們的宗教生活，祇是認罪與悔改，沒有一種聖善的力量使我們超凡入聖。

這樣看來，我們需要一些事物使我們祈禱的時間彼此互相輔助。早晨輔助晚上，晚上輔助早晨。能够自然應付這種需要的，沒有甚麼比零散的祈禱再好了。這種祈禱的精神能順着這樣的習慣而貫徹人的終身。這樣，人就能生活在祈禱的境地之內，如同本題所說，『他是個虔誠人，常常禱告上帝。』

這樣零散祈禱的習慣，不祇能有貢獻於高尚靈修之精神，並且這種習慣也是靈修所不可或缺的。凡有虔心向上的人們，開始獲得這種靈修的賞賜，他們的心都具有一種特色，就是不斷地與上帝來往，這樣的心時常向上仰望。他們在屬世的勞苦之中，抓住片時休息的工夫，心思跳躍到所愛好的地方去默想一會。在那些不多幫助他們道心快樂的本分裏，容易經驗一種深廣的推進力，使他們的思想飛升到高天之上，這種思想需要克己的力量使牠從高處降落下來。

聖經評判家已經看出來，在使徒的書信裏，他們所說警告的話裏隱含着歌詞。這似乎是表

明使徒的心不願意向下而注意世人的弱點，不過因為責任所在，不得不如此，但是有了機會，他們仍要上騰，好像鳥兒脫了樊籠飛上高空一般。

這就是聖善的性質，既然是從上帝來的，也要回到上帝那裏去。屬世生活的壓力愈重，其向上的力量也愈大。如同水的性質似的，受了重量的壓力，就上升到與牠的源頭相等的高度。我再说，這樣的一種精神，全憑着零散祈禱的習慣為其聖善的權利。並且其強求的程度與其所受世慮的壓力作正比例。

上帝的照顧也看這種衝動為別種行動的對手。在上帝統轄宇宙的規律之下，生命乃是一種試驗；試驗乃是連續的試探；試探乃是一些意外緊急之事；我們對於這些意外之事需要祈禱的準備與防護。我們有義務是含有危險性的，我們常遭遇意外的邪惡，我們和一個狡猾的仇敵爭戰。我們覺得良心上的困窘。我們時常遭遇失望，使我們意冷心灰。我們有困難的勞役，在這種勞役裏我們有時走到一個難關；我們不曉得如何是好。我們每時每刻的經驗都是未曾經見的。我們好像人行在霧中一般，咫尺以外，就看不清楚。上帝的照顧不斷地召喚我們祈禱而得幫助。

並且祈禱在人心靈的儆醒之中，必要時常反應上帝的照顧，並且是常發於照顧之前的。

聖神的方法，也是預先估定了零散祈禱的價值。上帝也是屢次暗暗地引導門徒的心從事這種善法。

在我們各人的生活裏，豈不是有時候雖然不必拘泥儀式而退到內室裏去，却覺得有意於祈禱嗎？我們感覺一種特別的吸力引我們到上帝那裏。我們不期然而然的擡頭向天仰望，我們覺得心中喜愛祈禱，我們好像聽見從天上有聲音呼喚說，『請你上來。』

在這些經驗裏常常見到在天佑與恩典之間，有一個優美的同盟。一個基督徒留心觀察他自己宗教的歷史，或者要發見他這種零散的祈禱與上帝交談，都是受了內心的感力而來的。遭遇意外之事，也是需要祈禱。聖靈預知這些意外之事。故此預先警備我們。天佑和恩典也翼覆着我們，並不離去。

這樣看來，聖經那些勸勉人祈禱的話，在一般人看來，以為是太過，其實是合理的。即如，『恆切禱告』（西4<sup>2</sup>），『禱告要恆切』（羅12<sup>13</sup>），『不住的禱告』（帖前5<sup>17</sup>），『要人常

常禱告』(路18:1)、『要靠主常常喜樂』(腓4:4)這些勸勉的話，乃是暗示禱禱的一種境地，而非禱禱的行動。不是單獨的行動，乃是長期的經驗，使人常在禱禱的境地，這樣的地位與人的生活也很合宜，因為人的生活是變幻不定的，這種零散的禱禱能幫助謀求我們的幸福與平安。

基督徒決不可節省禱禱，在每日事務娛樂的餘暇應當禱禱。巨大的江河，全靠著細小的支流來加增牠的水量，照樣，基督徒的生活也靠著零散的禱禱來加增他的營養，如果缺乏零散的禱禱，則基督徒的生命必要憔悴，如同樹被削掉細根，祇剩下一條大根必要枝枯葉落的。基督徒如果不用零散禱禱的工夫，決不能享受與上帝交誼的快樂。

如果我們的生活有一種傾向，使我們不能隨時禱禱，這乃是我們反對上帝的工作的方法。如果我們有不必需的世界的憂慮；有漫無節制的慾望，使我們在世上不能成就我們的目的；有虛浮的習俗；讀不正當的書籍；有怠惰的心志；在肉體的支配上有些放縱——以致使我們不能自然地養成零散禱禱的習慣，我們就是反對上帝工作的方法。如果在基督徒的生活裏發生了

毛病，這種毛病仍然繼續存在，那就是因為他遠離了上帝之子的自由。

這樣的基督徒早晚必須仍要皈依基督，重新再度他們的生活。在他回來的時候，也許身負重擔，眼中流淚。但是不必害怕，因為他的心靈悲哀，乃是表明他願意靠近上帝，如同詩人顧伯

Cowper 說：

『噫，吾欲更近乎上帝！』

羅馬城聖彼得大堂的廊子裏，有一個門砌着一道牆，上面畫有十字架。此門每百年裏祇開四次。就是每二十五年的聖誕夜，教皇身穿莊嚴的禮服，後面隨着許多紅衣主教，走到這個門前，用銀斧敲門三下，然後拆開牆，放開門戶，讓大衆走了進去，直到祭壇之前，這條門路大多數的人是從前未曾走過的，也許將來也不會再走。

我們試設想通到施恩寶座前的門路也像這個聖彼得堂的聖路一般，也是非等二十五年的十二月廿五日方能開一次，並且也必須舉行極莊嚴的儀式，有教會中偉大的人物領導着，方能走到施恩寶座前，機會如此希罕，你們的心中將作如何的感想呢？試想你或其他罪人在十

年前曾祈禱一次，尚須捱過十五年的長時期，方能再到上帝面前來，並且我們一輩子頂多不過祈禱兩三次，那末，你將要如何地懸念等待那個聖日的來到阿！我們在這二十五年之中必要規畫我們生活的計畫，選擇我們的職業，好似朝香客一般，我們必要以開啓聖門的日子爲紀元，也許沒有別的思想能够這樣佔據我們生活的大部分，這樣激動我們的感覺像祈禱的，也許祈禱在我們生活裏的重要較比死亡的念頭更大。人必要每時每刻地挂念這個開啓恩門的日子，試問一般讀者，祈禱的價值究竟對於我們是如何？我們以爲機會的時期距離甚遠則視爲寶貴，然而這種有價值的祈禱却是天天隨時可得的機會，天天可以和上帝交談，將你感恩求助的心表明出來。如果這種隨時祈禱的權利一旦被剝奪，我們便覺出牠的可貴來，我們豈不當唱着說：

『我主我神，

我仍願與你偕行；

白日，黑夜，在家，出門，

我仍願與你偕行。

寂靜之時

在羣衆和鬧市中。

我仍與你偕行；

在喧囂中我聆爾音，

對我心說話和溫。

## 第十二章 聖靈幫助人祈禱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羅 8 26。）

人如果抱着一種自負的態度，其結果就是在祈禱上無精打彩。沒有其他弱點是這樣詭譎，或是這樣侵蝕靈修，像人過分的自負的。也許這種過分的自負要發現在靈修的祈禱裏，我們當注意之。

在聖經裏有幾段驚人的話，表明聖神能住在人的心靈裏，這些話在正直人看來，乃是最奇妙的。即如，『上帝的靈住在你們心裏』（羅 8 9，）『上帝住在我們裏面』（約 1 3 24，）『你們是上帝的殿』（林前 4 16，）『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林前 6 19，）『被聖靈充滿』（徒 6 3，）『上帝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弗 3 19，）『靠着聖靈禱告』（弗 6 18，）和『聖靈替我們禱告』（羅 8 26，）



這些話雖然奇妙，却不必令我們驚異。其奧妙祇不過是其深遠的量度而已。其所發表的事實乃是可驚的。我們不可用淺近的解释消滅其深遠的意義。同時，一方面，我們不可漠視靈魂在聖善經驗中的熱烈行動；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出在這些言語裏，表明聖靈在聖潔人的心中有更熱烈的行動。上帝住在人心中的實在，並不次於人心存在的實在。

那末，從神能住在人心的方面來看，祈禱究竟是甚麼呢？祈禱祇是軟弱無力的言語麼？祇是像佩力 Paley所說是缺乏的言語麼？祇是啼饑號寒麼？或祇是痛苦的呻吟麼？或祇是恐懼的呼喚？祈禱祇是軟弱的依靠，強力的愚昧的倚賴，智慧，有罪的憑藉，憐憫麼？祈禱自然是包括這一切在其內，但還有比這一切更高的。一個聖潔的祈禱，乃是上帝的靈從人靈魂的弱點裏說話。

我們說祈禱乃是神聖的心從有形的缺乏裏，從軟弱的悲哀裏，與自己交談，這話並非太過。從本身方面說來，上帝臨在的概念，沒有像我們真誠祈禱時覺得這麼深的。上帝對於真誠祈禱的人顯示自己，不祇是與人偕在，乃是在人心內。

以色列的子民曾向摩西說：『求你和我們說話，我們必聽；不要上帝和我們說話，恐怕我們』

死亡』(出20:19)他們說這話，乃是因為驚恐自己的罪惡，這乃是人的常情。從前有一位修道士說：『主阿，我不像以色列人這樣祈禱，但是我要用撒母耳的話說：「請主說，僕人敬聽」』(撒上3:10)主阿，你要對我的心靈說話，免得我死亡。』上帝對我們說話是神聖莊嚴的，但是在我們心中說話尤為神聖莊嚴，然而這就是祈禱保羅會說：『豈不知你們是上帝的殿麼？』

那末，我們失去許多在祈禱中的快樂，分明是因為作了侮辱聖靈的事，或在我們靈修的意思上或方法上有不對的地方。聖靈嚴厲地拒絕參加輕視上帝的事，和崇拜者心中有自高的意念。可以引用一個異教的俗語說：『一位神聖的靈在我們中間，我們如何對待他，他也照樣來對待我們。』來證明這一種深奧的真理。

我們呈上許多請求，也許心中不覺得需要一種超然的助力，也許沒有像小孩那樣感覺自己軟弱纔令我們呼求幫助。靈感的言語常是在我們的口唇上，也許不是發自我們心的深處。『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這樣，我們就常常退步到循行老例的祈禱裏去。我們請求上帝住在我們心裏，是因為我們感覺貧乏嗎？我們感覺這種需要是像我們需要空氣那麼迫切嗎？神聖

賜福的公律，乃是先有缺乏後有財富，先有飢渴，後有盛饌。我們必須經驗缺乏，然後方能體會滿足。

我們在新禱裏是否有些欲望，覺得非有上帝的幫助就不能說出來嗎？佩孫博士 Dr. Payson 說他看見基督徒在施恩的寶座前，而毫無一種難言的渴慕之情時，就可憐他也許正在我們懇求聖神的能力時，却默默地不承認需要這種能力。

我們在新禱中能用無禮的話褻瀆聖靈，但是聖靈祇能口授恭敬的話。我們在聖經裏找不出人與上帝的交往是狎昵而不拘禮節的。聖潔的寅畏不但不損害神聖的友誼，反倒使友誼更加深厚。人類的友誼恭而敬之，方能持久，人與神的友誼更是需要恭敬。聖經上記着摩西的話說：『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出 33 11）但是摩西却說：『我甚是恐懼戰兢』（來 12 21）再者亞伯拉罕被稱為上帝之友，但是他祈禱時所最喜愛取的姿勢乃是『俯伏在地，上帝對他說話』（創 17 3）撒拉弗侍主服役的時候用兩個翅膀遮臉，就是近乎祈禱的性質，如古詩說：

「謙卑恭敬，低首下心，

寶座之前，朝拜至尊；

頭上冠冕，金花織成，

爲表敬意，擲諸埃塵。」

甚至連主耶穌，雖然向天父能說，「我也知道你常聽我」（約 11 42，）但是聖經告訴我們「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來 5 7。）

人用虛偽的言語祈禱，在靈修上實在是戲弄上帝，凡受了聖神感動的，決不能向上帝這樣傲慢，決不能口舌粗野向上帝唐突地說話。受了聖神的感動，乃是躬自謙虛，因而心中有說不出來的喜樂。

我們能用一種不滿意的禱辭輕蔑聖靈。自滿的心是不能忍耐的，無論與神或與人的交往都是如此。我們的祈禱如果不立刻蒙允，就要發怨言，這乃是證明在祈禱裏聖靈並未會幫助我們的軟弱。我們也沒有尋求他的幫助，也不願意得着他的幫助。聖靈祇激發那順服的請願，堅忍

的欲望，願意寂靜地在上帝面前等候，和完全忘了自己的。

非洲黑人求神沒有靈驗時，就擊打他的偶像。譯者前在山西太原時，看見知府到龍王廟去降香，求免水淹城池的災，因為不見功效，就大罵龍王不止。那不勒斯城的羅馬教徒，在紀念他們愛國聖徒聖占尼柔 San Gennaro 的節期時，如果看不見瓶中所盛的聖占尼柔的乾血變為液體的神蹟，就全城盛怒如狂起來。基督徒們如果祈禱不蒙應允，就喃喃地發出怨聲來，較比以上所說的人們又高出了多少呢？這樣的敬拜，雖然用虔敬文雅的言語來掩飾，究其實，乃是私己的阿。

我們在和上帝的交誼上。對自己作不健全的檢查，却錯怪了聖靈。自己省察，作為祈禱以前的預備，或以後的回想，是很適宜的，但却非祈禱的一部分。靈修從其動機一點來看，完全是客觀的。靈修的見諸實行，是由於外來的吸引，並非由於內生的騷動，乃是向外而發的，並非自動於內的。祈禱者是向上仰望，往四面觀看，是超越自己本身以外。並且虔敬的愛情透入的愈深遠，就愈強烈，好像人的眼睛越往遠處看，就越敏銳一般。擴張的靈修是聖靈所喜愛的。我們在祈禱中不

祇是爲自己求，也爲萬人代求，這就是效法基督的榜樣。至高尙的靈修乃是忘了自己的。

快樂從其本性裏也有一個客觀的原始。快樂乃是從我們自身以外的泉源所湧出來的。快樂是到我們這裏來，並不是由我們發源。我們不能因尋求而得之，我們的快樂決不是因爲我們思想快樂而來的。我們的幸福乃是可有可無的，如同思想的對象一般，我們不能知覺他。神聖的威力也適合我們這種心意的公律；要引領我們超脫了自己，進入上帝的大思想裏去而降福於我們。

由此看來，有一個反對聖靈旨意的最虛妄的方法，就是在祈禱上，令人的心意反轉內向。不遵聖靈的命而往上，往外，反而轉向自己內心，去分析自己的感情，研究自己靈修的徵兆，那末，心靈裏快樂的火剛要燃起來時，却被這樣的分析給熄滅了。

泰羅以撒 Isaac Taylor 說：『有一般靈修的解剖家日夜幽閉他們自己在自己的胸懷裏，就將信望愛的所有鮮美都毀壞了。』佛勒安得烈 Andrew Fuller 在他的自傳裏說，他在早年的宗教生活裏有憂鬱，得不着一個永久的救濟，等到他熱心從事國外佈道，放棄了心中的愁苦

時，纔得着救濟。我們也時常覺得聖靈在心中的教訓正是這種性質，乃是激動我們離開自己，彷彿是向我們說：『往上看，往四圍看，離開你自己，爲你自己靈魂以外的事祈禱，在你的代禱上要慷慨豪爽，這樣，平安要臨到你如同江河一般。』

你從來沒有注意嗎？在主的禱告文裏，完全沒有令人在靈修上向內自檢的言語。那個禱告，對於欲望的大目的、大急需、和大危險，充滿了往外流溢的思想和感情，『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太6：9。）

## 第十三章 基督在祈禱中的真實

『在父那裏我們有一位中保』（約一21。）

基督徒有時候呈上異教徒的禱辭。沒有生氣的靈修，當是可以歸因於缺乏誠心，承認基督作爲進到恩座前的媒介。在神聖爲萬事所定的計畫中，祈禱祇有一條道路。這條路主耶穌已經指明了，就是他自己。『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146。）凡在靈修上輕蔑基督的人，就是『從別處爬進去』（約101。）

基督教的祈禱理論的中點，乃是由於仲裁而得獲的權利。基督徒信仰的言語乃是說：『我可以祈禱，乃是因爲別人的功勞，若不是基督的准許，我不配祈禱，我也不能要求去祈禱。我也沒有權利去祈禱。』祈禱的道理好像自然界的道理一樣，乃是零碎的真理。充分地說來，祈禱乃是基督教所特有的，上帝與人和好的事實爲祈禱的基礎，救贖者的本人爲祈禱歷史的核心。



按着自然界的教訓，我們沒有顯然的權利去祈禱，就是說沒有權利能滿足一個爲罪自責的良心。故此必須有一種啟示的道理。哲學常說祈禱乃是不虔敬的事。自然界對於覺悟的良心，好似把人幽閉在他自己的預料裏。在這種朦朧不明之中，祈禱和祭祀互相攜着手地摸索前行，如同瞎子領瞎子一般。牠們倆存在的權利不過是一種假定的。人的心靈被悔恨所搖動時，這兩件事（祈禱與祭祀）就失了效能，不足以解除人的困難。直到基督顯示出來，祈禱方決定本身爲一種無疑的事實，那末，祈禱祇不過是一種權利而已，並且也好似仲裁政策的一種辦法。因而我們可以奉基督的名祈禱，這就是基督教的祈禱理論，並且這就是祈禱的整個。

由此觀之，不難想一個人在靈修的原理上，對於仲裁的要素沒有充分的真知灼見，却能祈禱。一個人能夠常常祈禱，而其心靈對於基督却沒有誠懇的熱心，這乃是有缺點，因爲人之所以能爲一個祈禱者，其祈禱之權利乃是由於救贖的寶血而來的。

一個基督徒的心理在靈修上這樣輕忽基督，豈不是不常的事嗎？這樣實際的異端可以一無疵的正教同在一處棲止信經和信仰並不是同一的事物。一個極完全的信經，也許包含着—

個破壞的信仰。也許我們自己承認是基督徒，然而每天到上帝面前，却像一個皈教的異邦人，從來沒有聽見過基督的名。上帝普遍的憐憫也許能作一切希望，信靠和熱心祈禱的根基，却想不到基督乃是這種憐憫的根基。那末，我們祈禱也不過像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祈禱一般。

我們很相信就是這樣的祈禱，也有功效，雖然他們不曉得救贖的道理。因為上帝是萬人的上帝，必要側耳垂聽萬人的祈禱。不過我們現今是生在福音的世代，是禮年的時期，在宗教上大有進步，若是仍與古人一樣，那就不對了。北極光把夜半的天空照耀得光輝燦爛好似白晝一般，這種光乃是發自北極的磁氣渦，至於其位置和原因，我們一概不曉得。照樣，我們雖然不知和好的道理，却仍能對於憐憫發生信仰，並且在祈禱裏沒有一位顯示的救主，正如同異邦的先見祇看見天空佈滿了美麗的光輝，却不知這種祈禱的奧妙歷史，乃是由於上帝仲裁計畫的運動而成的。

如果有人極興奮的時候，能用西面的話說：『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路2：30）。在這種人看上文所說的祈禱好似北極的氣候一般。異邦先見的祈禱，遠不如基督教平信徒的

祈禱，異邦最高的祈禱，亦不能代表基督教的權利。一言以蔽之，那並非基督化的祈禱。因為這兩種祈禱根本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別。一種祈禱是憑着善人的資格進到上帝面前，一種祈禱是被救贖的罪人依賴恩典而到上帝臺前。一種祈禱就他自己說，也許是恭敬虔誠的，然而却不知道靠一位仲裁的恩典。一種祈禱却深深地感戴仲裁的恩典。所以當福音的世代，凡聽見救贖大恩的人，必要依靠仲裁而到上帝面前祈禱，因為並不邀請別人來和上帝交誼，所邀請的乃是世界，祇是因為上帝愛世界，就是一個被救贖的世界。所以任何人如果尋求一種救贖以外的快樂，那乃是徒勞無益，不可能的阿。

但是人心是很偏邪的，對於這個題目不肯坦然而直行，却是紆曲蜿蜒地走。我再說，人如果在祈禱上輕忽基督，這種輕忽隱伏在我們感情的習慣裏，也許令我們的靈修有輕忽基督的一種特性了。也許正教是很適當的，然而如果有這種缺點，則一切皆錯誤了。

前幾年有某著名的神學家，他自己很贊成一個別人所排議的同道弟兄，他贊成的理由，乃是因為聽見那個同道弟兄祈禱，在他的禱辭裏，似乎是以基督為和好的教主，像這樣的人不能

謂爲異端。這種評論，固然是合真理的，但是反面却不然。信經也許是十分正當的，然而祈禱仍不完全，乃是因爲其中缺少了基督和好的要道。

我們或者無需乎教導來啓發我們的知識，但是我們豈不需要聖靈的教訓嗎？不是關乎他自己的事，乃是將論及基督的事顯明給我們。『他要榮耀我，因爲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約16<sup>14</sup>）也許他的教訓仍然是關乎流血挽回的道理。人和上帝交誼的大快樂，就是由於能經驗救贖之血的真實。我們的心在這種思想上就停止而休息了。

人的心對於這個題目如果三心二意，就不能曉得祈禱自由的完滿。一個在宗教生活上混亂的心，決不能獲得這種自由。基督爲一位和解的中保，對於人的心靈必須是一個真實的，否則，祈禱斷不能臻於完全，就是經驗與上帝友誼的幸福。因爲要得這樣的幸福，我們必須感覺基督的實在，如同從前一個美國熱心的信徒，臨死的時候說，『我最親密，最忠實的朋友，拿撒勒人耶穌何在？』

我們用這個原則不是可以時常解釋上帝對於我們教訓的奧秘嗎？聖經上說，『義人多有

苦難，（詩34 19）這是因為甚麼呢？一個緣故，就是令人用心祈禱，視為能拯救人脫離苦難真正有效的方法。如經上又說，『他們在急難中尋求你，你的懲罰臨到他們身上，他們就傾心吐膽禱告你』（賽27 16）。我們在悲愁之中，天使的使命乃是叫我們在祈禱上，對於基督的知識更加深刻阿。

其實，我們如果不覺基督為必需者，則決不知其為一真實者，所以上帝令我們覺得基督乃是必需的，他如何令我們覺得呢？乃是叫我們在這裏試一試，在那裏試一試。在這一而懲罰我們，在那一面懲罰我們。他將隱伏在我們心中的罪，一個一個的搜尋出來。他將我們所崇拜的事物，一個一個的挪移了去。他用我們所想不到方法來磨難我們。在我們想要從他手中脫逃的時候，他追逐我們；並且，如果是必需的，他將我們生活計畫的整個架子給打碎了。用那個架子我們曾經努力要建設上帝和我們自己的服務；直等到末了，上帝令我們覺得基督乃是所留下給我們的一切。

我們到了這個地步，就奔赴基督，覺得自己在各種事上都是窮苦無告的。我們是可憐的，悲

苦的，貧窮的，瞎睛的，赤身露體的。我們來到主面前，所抱的希望並不大。或者所求的也不多。有時跪倒祈求很久，不過祇爲求得憩息；或是祈求止息痛苦；或是求從自己的奮鬥裏得着平息。但是上帝所賜給我們的，常是過於我們所求的。他是慷慨寬宏超乎我們所敢信的以外。他賜給我們快樂，他賜給我們自由，他賜給我們勝利，他賜給我們一種克己自制的感覺，並且使我們與他自己聯合有永久的友誼。在以基督爲真實的經驗根基之上，又發生了一個與上帝交誼幸福的經驗，這一切表現在祈禱裏如同啓示一般。這樣的靈修乃是一種高聲歡呼的詩歌阿。

## 第十四章 近代祈禱的習俗

『你們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們』（雅4<sup>8</sup>。）

論及基督徒對於內室裏祈禱的工夫究竟如何，我們不敢下一種斷語。不敢說他們是將這種工夫耽擱了。最好是我們祇管自己的事，不要去批評別人。不要說一切人在這件事上都不對，這乃是各人對於上帝的事。也許有人是這樣控告他們，但是我却不敢贊同，因為這樣的言語多是出於吹毛求疵的心理。對於這樣好評論人者，我們最好是引用主耶穌對彼得的話說：『你要謹慎，撒但想要得着你』（路22<sup>31</sup>）。

我們毫不疑惑地說，有許多基督徒天天努力要近乎上帝，有一首讚美詩，很能將一般基督徒的心理表現出來，茲錄其一節如下：

『近乎我主我神，

近乎我神；

雖然是一十架

高懸我身，

我仍高聲朗吟，

近乎我主我神，

近乎我神。」

沒有人感覺他們祈禱的失敗，像那些以此爲心歌的基督徒們，他們重看此歌，過於珠寶。也許這種基督徒的成功過乎他們所想的。

現代的教會人數衆多，階級殊異，國際不同，氣質各別，其意見及性格各有不同，其行善的活動也不一樣，然而却不能證明現代教會在祈禱的精神上，是次於任何世代的教會，甚至可以使徒時代的教會相比倫。雖然常有人說近代教會的虔敬不如古時，然而我看那種言語並無憑據。因爲現今教會佈散在天下萬國，很表現出熱心來，願意廣宣主道，並且常有宗教上的奮興，如



牛津團等，這乃是證明人們的祈禱並不是徒然的。如果祈禱的精神是瀕死的情形，決不能有這樣復興的景象。進行的定律，關於這樣大步的邁進，就是祈禱的工夫多，尋求的人也多，正如撒種多收穫的也多。所以信徒不必灰心喪志，因為有多人在天下爲主忠心傳道，使多人受感，故此不必說懷疑和抱怨的言語。

但是，近代基督徒生活的趨向裏包含着一种離心力，就是關於生活的孤獨寂靜而說，這也許是對的。近代的虔誠是向外發動，在一切義務及活動的事上，不祇顧及個人內部之生活。這乃是從人內心而生發的，並非從外而加入的，這樣，內心有修道的生活，外面有服務人神的事工，這不是出於勉強而作的，乃是自然而作的。這不是一種害處。這是一種生長發育，較比歷代的生發力更大的確，這種靈修超越修道士的生活，乃是一種進步。這乃是宗教生活的進步，勝於早年更正教的分門別類，宗派爭辯。那些爭辯在起初也許是必須有的，然却不能常有。總而言之，這乃是一種健康的生長阿。

然而一切大而快的生長，在其本身裏也包含着一种危險，這種危險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

們用聰明的預謀和可靠的勇敢去防備牠。這種危險乃是明然的，就是人內心聖潔的生機被內部的腐敗所耗盡，因為其靈修之精神未見增加，而與其活動力的擴展相均衡。因為缺少默想的習慣，及與上帝的交誼，以致個人的經驗就成為膚淺的了。

近代基督徒的生活裏如果有這種趨向的災難，則其後必有幾世紀的衝突與腐敗隨在後邊，這乃是一種定律，好似重力的定律一般。那末，我們宗教的各種組織必要迅速地沉落，如同一座房屋的梁柱等都被蟲蛀朽就傾倒似的。因為一切活動決不能自己維持自己。如果撤去其中生活推進的能力，則一切都墮落如同一隻死臂似的。那末，我們不能不深刻地覺得自己有一種神聖的義務，就是保守一種寂靜奧祕的生活而與上帝來往，以增加其全體的能力，好像人心房穩健的跳動能增進百體的精力一般。

對於一個覺得自己在靈性上與神的交誼有缺點的人，最好是向他引用某西國傳教師的請求說：『你爲何從孤獨之中逃避呢？你爲何閃爍幽靜的時間呢？你爲何度你的生活好像酒醉的人坐席一般？你們中間有許多人爲何在一週裏沒有一小時爲自己默想呢？那末，你度此一生，

好像一個作夢的人似的。你非與上帝交往，就不能認識自己，你既然拆毀修道院，爲何不在你自己的心裏建築修道院呢？弟兄阿！如果你願意尋求寂靜之時，每日祇一小時，你如果願意靜思，那叫你生在世界裏的愛，就是保護你的神，令你得福，或者用悲慟的經驗來訓告你，和糾正你，這就令你近乎你的上帝。這樣你要用手拉着他。但在何時不息地消散心力，你就入於歧途，神聖的羶海，雖然環繞着你，你的心靈却仍乾渴。你願意就近上帝嗎？那末，就尋求寂靜之時罷。」

